

# 2023年丹凤桃花节前夕，阳光报《非常对话》栏目主持人与贾平凹共话文学边缘化 贾平凹说：文学消亡不了，因为它是人与生俱来的，也是一种本能

■ 季风/文字整理 贾平凹 木南/供图



主持人：季风（阳光报《非常对话》栏目编辑）  
对话嘉宾：贾平凹（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陕西作协文联、《延河》杂志主编、《美文》杂志主编）

## 嘉宾简介

贾平凹，陕西省丹凤县人，当代著名作家，曾任第九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任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1973年开始发表作品。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1982年开始从事专业创作。1986年出版长篇小说《浮躁》。1987年出版长篇小说《商州》。1988年凭借《浮躁》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铜奖。1992年创刊《美文》杂志。1993年出版长篇小说《废都》。1995年出版长篇小说《白夜》。1996年出版长篇小说《土门》。1997年，《废都》获得法国费米娜文学奖。1998年出版长篇小说《高老庄》。2000年出版长篇小说《怀念狼》。2002年出版长篇小说《病相报告》。2003年担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文学院院长。2005年出版长篇小说《秦腔》。2007年出版长篇小说《高兴》。2008年，长篇小说《秦腔》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2011年出版长篇小说《古炉》。2014年出版长篇小说《老生》。2018年4月出版长篇小说《山本》。2019年9月23日，长篇小说《秦腔》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2020年9月出版长篇小说《暂坐》。



贾平凹在评论家李星先生的“当代文学磨砚石”策展会上讲话



贾平凹在“当代文学磨砚石”展中参观

编者按

2023年春，对于作家贾平凹来说，也是他七十年人生中的重要一年，姑且把它叫贾平凹文学五十年专辑。从1972年他开始发表作品算起，到现在他的文学生涯已经五十年整。五十年是半个世纪，这个世界上很多人的人生还不抵五十年。当然人间五十年与天地相比，不过渺小得很；五十年的世事，也弹指一挥间。

贾平凹曾经在自己的五十岁生日时说：“不知不觉中，到了人生中年，还没有来得及来一场高空遨游，毛羽就已经被风雨和荆棘打得七零八落。”中国传统人在五十岁，就开始被后辈称呼大人，平常过的生日为大寿。他五十岁生日之后，到现在的七十岁生日算起，也是新世纪重要的文学收获期。22年中，贾平凹

又出版了《怀念狼》《病相报告》《秦腔》等十部重要作品。长篇小说《秦腔》在2008年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他59岁出版《古炉》，62岁出版《老生》，66岁出版《山本》，68岁出版《暂坐》，69岁出版《秦岭记》。他一直就像一棵文学常青树，职业枝叶始终不见枯萎，而生命之青翠依然。

纵观他文学职业的五十年，包括从陕南山区一个普通的乡村青年走进城市的开始，在西北大学接受了最普通的文学基础教育，并在各个重要社会时期映照的文学时代中独领风骚，淬炼成为一代人杰。这位文学大家的成就不敢说亘古未有，也是百年才难得一见的、最具有综合艺术素养及文人风骨的传奇人物。



贾平凹在西岳华山山顶一览众山小

季风：平凹老师好！当下现代阅读形式的改变，让很多人在担忧文学由此消亡，传统作家需要另求职业，意味着传统“文以载道”及“为天下患而忧”的儒家精神，也由此变得没落不再？再者，作家的写作，是否也需要取决于很多的社会条件？

贾平凹：其实文学在当下被边缘化很正常，但并不是像有些人担心的就要消亡了，实际上爱好文学的人越来越多，各地都有不同层次的文学活动和不同规模的文学讲堂。文学是人与生俱来的，也是人的一种本能。就和人各种欲望一样，比如吃饭，你吃了上顿还想吃下顿，昨天吃了今天还想吃，从来没有厌烦过。至于写作的人，他不能写出作品，能不能写出好的作品，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每个人都有潜质和本能，区别只在于这种潜质和本能的大小以及后天的环境和他本身修养的优劣。

我曾经到一个乡下朋友家里去，发现院子里有一堆土，是翻修房子的时候拆日墙堆起来的，下了一场雨之后，土堆上长出了很多嫩芽，长出来的时候几乎是一样的颜色，都是两个小叶瓣，但当长到四指高的时候，就能分辨出哪些是菜芽子、草芽子以及树苗子了。在两个小叶瓣才刚出土的时候，我估计每一个嫩芽都是雄心勃勃地要往上长，实际上只有树苗才能长高。当时看到土堆上的嫩芽子，

我心里感到很悲哀，因为即便你是树的嫩苗，可这堆土就要被主人搬走了。一棵树要长起来，要长高长大，一方面取决于它的品种，另外还要取决于生长的环境，文学也是这样的。

季风：每个人在年轻时都有激情、理想，您葱茏的青年岁月一定也很精彩吧？您现在如何对学生们讲述文学写作？

贾平凹：记得大概在40多年前，在西安有一帮人都是业余作者，都非常狂热，我们组成了一个文学社，我给这个文学社取名为“群木文学社”。现在陕西很多知名作家都是群木社的。当时条件特别差，但是热情特别高，也不梦想在各单位当什么科长、处长。年轻的不急着谈恋爱，一心只是想写高文学，一见面就是谈文学。那时写东西就像小母鸡下蛋一样，焦躁不安，叫声连天，生下来还是一个不蛋，而且蛋皮上还带着血。一路走来，回想起来有喜悦也有悲苦。每写出来的作品就像莲开放一样喜悦，遇到挫败就特别悲苦，这种悲苦也是说不出的。人的一生确实太短了，根本做不了多少事情。即便是像我这样大学毕业就从事文学工作的，也是一路摸着石头过河，才稍稍懂得了一点小说怎么写、散文怎么写的时候，却发现发现自己老了，没有了以往的精力和激情。

讲文学如同讲禅宗，有些东西可以说出来，有些东西说不出来，一说出来就错了，不是那个意思。就像人走路一样，生下来慢慢就自己会走路了，但是如果你给他讲怎么走，要先迈出左腿的时候伸出来右胳膊，然后把左腿收回，又收回右胳膊，再迈出右腿把左胳膊再伸出去，这个人就不知道怎么走路了。很多东西是不能讲的。严格来讲，文学写作是最没有辅导性的。我一直认为，文学其实就是一个作家给一部分人写的，一个人的写作不可能让大家来认可，就像有人爱吃川菜，有人爱吃粤菜，但在陕西吃的是面。我平常是吃素的，我承认肉是好东西，但是我不吃它。因为我吃了后会不舒服。

季风：您最初的写作启发是什么，阅读的哪本书对您影响最大？还有您对故乡的理解是什么？您平时很少作报告，是否作家大多性格木讷，都不擅长在公共场合讲演？

贾平凹：我上初中一年级的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学生跑了，学校空了。我们学校有一间平房，开了个小窗口，这是图书馆的借书口，那个窗口能钻进去一个人。我和另外两个同学钻进去偷书，房子很黑，堆了一地的书，一人摸了一本出来，一本是《鲁迅杂文》，一本是《红楼梦》上册，另一本是《矿山风雷》。我就把这几本书拿回来读。那个时候年龄也不大，我觉得读《红楼梦》就有感觉，能想象那些人的事情，说的那些话多多少少我都能理解。但是读《矿山风雷》就读不进去。你说可能是我没有矿山方面的生活经历，但是我也没有像大观园那样的生活经历呀。作家是各人的路数不一样，或者说品种不一样，就像萝卜是萝卜、白菜是白菜。狗，你给它吃肉，它只给你看门。鸡，你给它吃菜叶子，它还给你下蛋，你不让它下，它还憋得慌。这就是品种不一样。

在我的理解里，故乡就是以父母的存在而存在的，父母在哪儿，哪儿就是故乡，父母不在了，就很少或永远不到那个地方去了。作家是靠作品而活着，如果你太能活动、太能讲话，古语中说“目妄者叶障之，口锐者天钝之”，意思是如果你目空一切，什么都看不惯，老天就会用一片树叶将你的眼睛挡住，让你变成一个盲人；如果你伶牙俐齿、尖酸刻薄，上帝就会让你变成一个哑巴。

季风：作家必须要有天赋，是否也有“方法论”，有培养一个作家成功的便捷通道？还有，为

什么我们要读中外名著并学习那些大作家的写作方法？

贾平凹：开始搞写作，也完全是爱好和兴趣，只是说写作时间长了，写到一定程度以后，你才会产生责任感、使命感。你才明白它并不容易。就像男女谈恋爱、结婚、过日子，开头完全是一种爱好，完全是喜欢和爱，后面就要承担很多责任。

文学是起起伏伏的历史，一种观念和一种写法兴起，再从那种兴起走向没落，这时候必然就有人站出来，有了新的观念、新的写法，这些人就是大师，就是大作家，也是开宗立派的。那些大作家你可以具体研读作品、评论、专著，你总能摸清很多作家的路数和写作规律，可以借鉴和学习很多东西，当然也有很多作家你是没有办法学习的，不说外国的，不说现在的，就说古人，有的你就没有办法掌握他的写作规律。或许这就是一种天意，上天在每个时期都会派一些人下来指导人类。如同盖房子一样，必须要有几个柱子、几个梁。我们不可能柱子是梁，但要思索柱和梁的事，起码要有这种想法。我说的这个意思，就是作家写作要扩展思维，因为我们的思维以前受到的教育和环境限制得太多，所以一定要扩展思维，要明白文学是什么，作为你个人来讲，你要的是什么。阅读经典名著是学习的好方法，包括学习大作家，我的体会是主要研究人家的思维、人家的观念、思考你对这个世界是什么看法，对这个社会是什么看法，对生命是怎么体会的，在这个基础上你才能建立起自己的文学观。没有自己的文学观，你的写作必然没有灵魂，没有自己的色彩，也没有自己的声音。有自己的文学观，其实也是一种个人能量的表现，文学最后比的就是人的能量。

季风：您年轻时就成了名了，而且是作家中的佼佼者，是否一定自信过很有写作天赋，天生干这件事最能成功？写作时需要灵感，是否也需要应时而作和得其时而作？

贾平凹：我在年轻的时候也常常很疑惑，一方面特别狂热，什么也不管，一天坐在那里看书或者写东西，另一方面总怀疑害怕最后不成功，如果写到最后没有成功，早知我还不如去炸油条，去街道上摆一个地摊。那个时候成功的标准，就是发表作品，或者是写出好作品让别人能认可，能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如果最后写了十几年、二十多年，还是一事无成的时候，当时很矛

盾，请教过很多专家，也请教过很多编辑，但没有一个人能知道你写下去或者是写不下去，也没有人敢说你能不能成功。后来写的时间长了，别的功能消退了，也干不成别的事了，只能一条路这么走了。

灵感确实是一种很神秘的东西，它不来就不来，它要来的话，你坐在那等着它就来了。我经常有这种体会，就像收藏一样。我爱好收藏，我家里摆满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常常是今天我收藏了一个图形的罐子，过上三五个月，另一个类似图案的罐子自然就来了。

应时而作和得其时而作可以这样解释，比如一车人去旅游，司机在前面开，到了九、十点，你说司机把车停一下，我们去吃饭吧，满车人肯定都不同意停车吃饭，因为大家那个时候肚子都不饿，等到12点的时候，你再让师傅把车停下来去吃饭吧，全车人都会响应和支持你，你表达的虽然是个人的东西，但是你这次表达的是集体意识，一个作家你能在表达这种集体意识的时候，你就要把个人的意识写得越独特越精彩越好。你写一个人故事的时候，这个人的命运发展与社会发展在某一点交叉，个人的命运和社会的时代命运在某一点契合交集，你把这一点写出来，也就写出了那个社会时代的故事。

这就像一朵花，种在你家门口或者是你家外面的路口，可以说这朵花是属于你个人的，是你家的，但是它超乎了你个人，你闻到这朵花芳香的时候，每一个路过的人也都闻到了。

季风：作家大多习惯写自己记忆中的生活，所谓的下笔有神，也与阅读、平时积累，包括某个作家纵横的才气有关。您现在公开写作“秘籍”，提示说很重要的技术是语言，是真的么？

贾平凹：社会特别复杂，很多问题不一定能看得清楚，所以你要往大里看，好多事情又要往小里看，把国际上的事情当成你们村的事情来看，把国家的事情当成你家的事情来看，要始终建立你和这个社会的新鲜感以及你对这个社会的敏感度，你对社会一直特别关注，有一种新鲜感和一种敏感度的时候，你对整个社会发展的趋势就拥有一定的把握，能把握住这个社会发展的趋势，你的作品就有了一定的前瞻性，也就有了张力，让作品与现实社会有一种紧张感，这样作品不会差到哪里去。其实干任何事情干久了，神就上了身。拿我老家的一个同学来讲，他



↑陕西文学两棵大树（贾平凹、陈忠实），为陕西文学接力棒交接而特别握手。



↑《秦腔》获得第七届中国文学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贾平凹载誉归来，在机场被群众迎接及接受媒体采访。

是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后来成了我们村的阴阳先生，大家都说这个人是一个神人，但是我了解他，他的文化水平并不高，对易经也不是很精通，为什么他那么内行，就是这项工作干久了。

在我的理解中，你给读者说一件事情，首先要把事情说清楚、说准确，然后要想办法说得有趣，表达出特定时空里的那个人、那件事、那个物的情绪。这种情绪要表达出来，就要掌握抑扬顿挫，虽然你讲的事情不一定准确，有时甚至是模糊的，但必须在对方明白你意思的前提下进行，就像敲钟，发出的是“咣”的声音，接着又发出“嗡”的声音。文学感越强的人，越会说闲话。包括生活上，以前有一个女孩子跟我讲过，原来朋友给她介绍了一个男的，各方面的条件特别好，学历也好，但就是生活没有趣味，最后她宁愿找一个穷光蛋，有趣味的。

（下转10版）